

诗新韵

铜官窑随想

成小平

烟消日出
欸乃一声
杜甫为光明吸引
泊舟上岸
看人潮涌动千帆竞发
兴奋地举起手中的笔
点燃了
春火更烧山
铜官窑从此毕剥剥
李群玉又添了一把火
高林尽一焚
沸腾了湘江里的水
烧糊了洞庭湖的云

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守风亭里的杜甫
眼里蓄满春风,吟唱
一曲关于火与土的交响
指挥湘水的波涛
咏叹成一行行诗句
响彻云霄
洞庭湖实在太小
盛不下哪怕一段华章
借白鹤的羽翼
绕湖沅沔
跨迢迢五岭
远眺蒙古高原
俯瞰喜馬拉雅
铜官窑
飞过中西亚
饮马地中海

帆影摇曳
多少传奇轮番上演
装日本清酒盛朝鲜泡菜
沐浴肯尼亚的阳光
测量印度洋的深浅
品死海的咸
铜官的瓷器操一口长沙话
造访近邻远夷
述东方事表中国情

休憩在石渚湖桅杆上的蝴蝶
不经意煽动了两下翅膀
太平洋刮起了龙卷风
惊涛骇浪趁火打劫
壹贰叁肆伍陆柒捌
异国他乡触礁石
海藻们欣喜若狂
拥抱数万件铜官宝贝
纷纷裹上了绿色标签

冷静的陶在沉船中冥想
文化的根在黑暗中发芽
滚烫的余温
烙进海洋的心里
湖湘的传说
驻留在梦碎的地方
黑石号浮出水面
随手打捞
就半个盛唐

而今
又一个盛世来临
“一带一路”友谊桥梁
以梦为马泥窑变
激情燃烧彩瓷繁衍生
铜官窑的前世今生异彩绽放
窑火正旺照亮天下共赢八方

云端上的小镇

贺小平



沱山。

通讯员 摄

这是一座隐在云端上的小镇。
小镇不大。主街东西走向,长不过四五百米,数百住户。一户炒菜,家家都闻肉香;夫妻拌嘴,邻里都知原委。
小镇物产富饶。茶树在富硒土壤里生长,造就了其上佳品质。豆腐鲜嫩无比,很多人慕名而来品尝。蜜桃、砂梨香气袭人,能将人的馋虫勾出来。
小镇很美,山水相依,云腾雾绕,如铺开的一张水墨画卷。
小镇很老,一座始建于唐朝时期的古寺密印寺,历经一千余年风雨洗礼,屹立在这一方山水之间,见证着这里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寺后山顶,近百米高的千手观音一手托净壶,一手捏着兰花指,高高耸立在云雾间,慈祥地俯视着脚下这片大千世界。暮鼓晨钟,千年不绝,余韵悠悠。

这里,就是地处雪峰山余脉,有“长沙的西藏”之称的沱山,一个云端上的小镇。
最早听说沱山,我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亲戚家做客。屋外大雪纷飞,一个中年男子踏雪而来。当大家得知男子来自沱山后,向他打听起了密印寺的情况。男子介绍得十分详细,说密印寺是佛教沩仰宗的祖庭,墙上佛像一万多尊,基本保持了原貌。我听后,感到十分惊奇,沱山和密印寺,从此在心里扎下了根。

那一年,我读大一,计划利用寒假,独自一人走访雪峰山。两位同寝室同学闻讯,主动捐助我二十斤粮票和二十元钱,为我解除了后顾之忧。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这毫无疑问是一笔可观的财富。我搭乘公共汽车,摇摇晃晃至巷子口,歇息一晚后,第二天一早,即沿着松松软软的沙质简易公路往沱山而去。
待上到九折伞峰顶,但见白雾茫茫,玉树琼枝,恍若仙境。山的东面,天高地迥,云蒸霞蔚,大好河山尽收眼底。西边,却铺了一层雪,一片银白的世界。一山有四季的奇观,清晰地在我眼前呈现。踏着厚厚的积雪,再往前走一阵,峰回路转,一个集镇,赫然出现在眼前:沱山到了。

到沱山,不可不到密印寺。当时的密印寺是沱山中学所在地,学生正在准备期末考试,走上到处堆满了书籍和试卷。我找老师了解情况后,往万佛殿而去。只见殿外一个香炉,两边是放生池,池前为草坪,草坪上长着几株松柏,没有香客,显得很荒凉。万佛殿大门紧闭,一问方知,大殿正在整修,不对外开放。我找到方丈,向他谈及自己是大学校刊记者,前来采风,希望一睹万佛殿风采。瘦瘦的、穿一身黑色衣服、腿脚略有不便的方丈,闻言打开殿门,一边介绍,一边领我在殿内转了一圈。当我看到来自唐朝时期四壁墙上的万余尊佛像,一个个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时,内心极度震撼,敬畏情绪油然而生,深觉不虚此行。
后来,我成了一名真正的记者,来沱山的次数就更多了,印象最深的是那次随爱心人士到太阳庙采访。

太阳庙坐落在一座山坡上。一条窄窄的上山路,连自行车也不能通行。当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达太阳庙时,被眼前景象惊呆了。这哪是居民点,分明是棚户区!房子又小又破,室内家徒四壁。由于地势高,终年云雾缭绕,居民普遍患有风湿等疾病。土地贫瘠,作物产量不高,加上交通不便,居民生活十分困难,男人基本都打了光棍。
今年春末,我再上沱山。在政策春风的吹拂下,在当地干群共同努力下,经过多年发展,沱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沱山,在云雾里,在画卷里,在细雨和春风里,展示着她的绝世容颜。全乡道路通畅,环境整治,成为了国家级生态乡镇、全国美丽宜居小镇。
万亩茶园,雾气弥漫,在斜坡上若隐若现,采茶姑娘头戴五颜六色的斗笠,或持腰篓,或背背篓,于茶园中采茶,银铃般的笑声清晰可闻。她们用勤劳的双手,在装扮着春天。黄桃、砂梨基地,鲜花怒放,灿若云霞,花朵上沾满了露珠,在微风中摇曳,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芳香。蜜蜂来了,蝴蝶来了,各式各样的鸟儿也来了,这里,就是她们的快乐老家。密印广场周边的数百家民宿,忙着升级硬件设施,打扫卫生,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康养避暑游客潮。
每当酷暑时节,来自长沙、湘潭、株洲、益阳等地的游客呼朋引伴,成群结队,来沱山避暑。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将沱山当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生命和思想,浅吟低唱,琴瑟和鸣地奉上一曲。而身临那些丑陋的人生和污浊的灵魂,我只能用一种自我的挣扎和灵魂的清洗。因为,面对汨汨的清流和汹涌的洪峰,我只有容纳和沉淀。沉淀是一种生命净化的过程,因此,我也常常为自我丑陋的形象和偶有污浊的思想而痛苦。歌德说:“随着每次大雨的侵袭,总要改变幽谷的美景。”但我却想:“在同样的水里,再来一下第二次游泳”。于是,我试图着一次次人生的净化和灵魂的濯洗。可一切,却好似在平缓地带静如死水般的恍惚中走过来了。通过痛苦的洗礼,我便一头扎进了大海。

寻到了大海的归宿,自我便渺小了,才有了一种永恒的感觉。只有融入了大海,我才知道什么叫举重若轻,何以能百川归海。一切丑陋的人生和污浊的思想,在这里都被那种壮阔的美丽和碧蓝的清纯所包容了,人们所抒发的是那种对深沉浑厚的赞美和对宏大无边的震撼。
这时候回首,我依然是太阳下一条淌过大地的生命河。我明白了:我的归宿为什么是大海,我的向往为什么是大海,而且只能是大海!

有时,面对芸芸众生的世界,我常为那些美好



古村新貌

走,去周家坝!

刘文清

周家坝村,为永州市宁远县湾井镇一个行政村。建村之初,因有周姓人在此地砌坝,便以周家坝为村名。

据有关资料记载,周鲁儒家族先迁于此,再有李道辨及后裔在此繁衍生息,形成了如今有3个自然村、330户1500多人规模的一个村落,全村皆为李姓。周家坝村为何没有一户周姓人家?这在刘禹锡《送周鲁儒赴举诗》中可以找到答案。周鲁儒于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7年至835年)考中进士,官至知制造(正三品),著有《鲁儒诗稿》(《鲁儒集》)。有说法是,周鲁儒入仕后便举家外迁了,从此再没有回故乡。这也验证了人们对于周家坝村无一户周姓人家的种种猜测。屈指算来,周家坝村的历史,至少有1500年了。

如今的周家坝村,头顶“湖南省文明村镇”“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光环,成为游客们重要的网红打卡地。文旅深度融合,不仅给周家坝村带来了人气,提高了知名度,也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收入。

若干年前的一个夏日,我去九疑山舜帝陵旅游,曾从周家坝村路过。当时正是水稻生长旺季,在周家坝水稻连片种植区,一片创意彩色水稻初具规模。只见不同颜色的水稻组成不同的文字图案,构成了美丽乡村的一道靓丽风景线。站在十里画廊的观景台上远眺,阡陌交错的稻田里,褐色和绿色的水稻除了勾画出一个巨大的图案造型,还“写”出了“丰收”“中国梦”“宁远美”等大字,图文并茂,共同组成一幅美丽的彩色稻田创意画。此情此景,令人震撼,也不得不佩服策划者高超的创意。

同行的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说,所谓“彩色水稻”,就是指叶色、穗色等为常规的绿色以外的其他颜色的水稻,这些水稻不仅可以食用,还具有很好的观赏性。这些“农田彩绘”既扮靓了美丽乡村,也为周家坝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尝试。

再次来到周家坝村,正是2024年国庆长假。此时秋高气爽,橙黄橘绿,周家坝迎来稻谷丰收季。秋日映照中的稻田如梦如幻,层层叠叠的万亩稻田,沿着十里画廊的山势,在秋日的映衬下,铺陈出一片金黄色的壮丽景象。蜿蜒的村道、秀丽的山峦与错落有致的民居,共同绘就了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

近年来,周家坝村大力发展旅游休闲观光农业,引进了热气球体验项目,打造了攀岩、野趣农家乐等项目,举办各种与农业相关的文化互动活动。村里不少农舍绘上了精美的壁画,吸引了大量游客慕名前来。同时大力发展烟稻轮作等项目,逐步形成了九疑素米、五彩稻等农业品牌。2024年,全村种植九疑素米1280亩,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达到了50万元。

周家坝村还探索创新乡村治理“红黑榜”的方式,评选村文明家庭、道德模范、最美庭院户、孝老爱亲之星等,营造向上向善的新风尚。

离开周家坝村,我的思绪仍徜徉在那广袤的田野山岭。

城市故事

巷遇花香

张金刚

楼宇、房舍自然切割布局的街巷,或长或短,或宽或窄,构造起小城最细密、最温情的生活单元。那里有安居乐业的普通市民,有真切悦耳的市井之音,有坊间巷里的烟火故事……

粉蔷薇,开在旧城老院;红蔷薇,开在新修的篱墙。是郑姐在那个飘着晚霞的黄昏,引我穿街过巷,去那家赏花的。女主人小刘工作之余,将满怀闲情付与了一楼小院的五花草草。交流方知,去年秋天路过这小区外,邂逅的那从逸出篱外红的、粉的、黄的九月菊,正是出自她家。不由,对这架已火爆朋友圈的红色蔷薇,甚是期待。

果然,实景更惊艳。虽只一株,却已将一面铁艺花篱爬满。无论是翠绿的叶片,还是殷红的花朵,都可用“娇嫩欲滴”来形容。特别是那紧密、硕大、重瓣、馨香的蔷薇,委实可人得很。我们还在花前闲话。小刘老公很勤快,擦窗喊道:“别光看花,眼饱了,也该喂肚子了。”

家常菜肴、红酒饮品、樱桃西瓜,蔷薇在小院静静地开,我们在厅内快乐地用餐。一架花、一顿饭,初见已是知己。此后,我常在这小区巷间散步,也看尽了这株蔷薇从“浮阴入夏清”到“红堕断肠英”(唐代朱庆余《题蔷薇花》)。

更令我喜欢的是,小巷一小院里,竟有一棵高大的合欢。抬头仰望,倾斜粗壮的树干,轻倚院墙,为小院、巷道撑起了巨大的合欢花伞,还有丝丝缕缕的甜香在温柔飘洒。此刻,正值黄昏,因了这满树合欢、满院花香,顿觉诗意浪漫起来,且透着或妩媚或清雅的古典美,恰如金代元好问《江城子·绣香衾》中的描摹:“吐尖绒缕湿胭脂,淡红滋,艳金丝……”

树下正沉吟,有人招呼:“你也喜欢这合欢?”扭头见是书画爱好者老马,正轻推院门。相识多年,却不知他家竟在这院。这处葳蕤繁茂的合欢,与他谦恭孤傲的气质,还真的十分契合。他说,这株合欢是他父亲当年栽下的,几十年,根深叶茂,繁花不

断;当年,因影响邻居采光,老人毅然砍掉了伸向邻院院内的那枝。树的伤疤还在,却闪着邻里“合欢”的微小。我俩坐在合欢树下,畅聊小城故事、文学书画、百味人生、老友“合欢”,着实快意。

循香寻树,特别是循枣花的浓香寻树,并不难。一处落魄的古朴小院里,四株铁枝、翠叶间缀满娇小黄绿枣花的枣树,挺立院中,高过院墙,尽展芳华,透露出卓平这座“英雄小县”固有的英武之气。

之所以令我如此联想,只因曾为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城南庄小院里,也有四株枣树,且有“立下愚公志,枣满太行山”的领导题词加持,非同寻常;更因在抗战时期,我县满坡满沟的枣树,越是战乱、饥荒,越是枣花繁盛、红枣压枝,充军粮,救人命,养育了众多抗战将士和老区百姓。故而,我们对枣花、对红枣,有着根深蒂固的感情,一闻那甜香,瞬间便唤醒了胸中的自豪感、英雄气。

“枣花虽小结实成。”(出自《增广贤文》)欣闻枣花香,我又想起了坚守枣乡、守护红枣的三位“枣花姐姐”。赵红卫在本村承包了一片枣林做基地,将传统枣酒酿制工艺创新改良,枣酒产业做得风生水起;吴作荣从湖北竹溪嫁过来,与丈夫周忠经营一家红枣加工厂,产品畅销全国;贾菊梅勤快能干、热情开朗,她的枣园远近闻名,夏赏花,秋采摘,四季卖原枣,她说“知足常乐”。

在街巷游走,有花香不期而遇地默默陪伴,实为乐事一桩。黄色、大脸盘的向日葵,咧嘴露齿,面向红日笑颜绽放,唱着向阳向上的歌;色彩缤纷、花香浓郁的月季,红火了整条街巷、整座院落,整个季节,让小城生活更具韵致;极富平民气质的杏花、桃花、玉兰、梨花、槐花……应着时令次第登场,将最奔放的生命、最绚烂的色彩、最丰富的花香,奉献给了市民、大地和岁月。

穿街过巷,去寻花!应该还会有惊喜在等待……

淌过大地的生命河

刘晓平

有人把大地比作母亲,这是一个伟大、智慧的比喻。倘若没有壮阔、丰厚的大地,世界上的芸芸众生便是虚无的幻想了。没有了大地,便没有了生命,便没有了思想……因此,大地是万物之母。

有了这样一种思想的认定,我便对那些把河流比作母亲的文字,总是从心底里去加以否定。在我的心灵里,河流不能比作母亲,河流只能是大地

的儿子。河流就是生命,是大地母亲诞生的生命,是一种有血有肉的生命,一种有骨有思想的生命。

当大地有了我的第一声啼哭,父亲便给我命名叫江河。从此,我便是一条生命河,一条诞生于大地,奔腾于大地,流淌于大地的生命河。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山里的孩子,一个迂回奔走唱着清亮亮童谣的山里孩子。那时,父亲便告诉我:“孩子,你的名字就叫江河,你不要做小溪。山的外面有丘陵和高原,遥远的地方是大海,大海才是你的归宿。”当时,我幼稚的心灵不求甚解,我就记下了我的名字叫江河,我的归宿是大海。我好奇地问:“那父亲叫什么?”“父亲叫太阳哩!就是有升有落的太阳。”父亲怕我听不懂,还给我解释了许多道理:太阳才平凡哩,因为平凡

才有升有落,它的升落是依恋着他的儿子哩,他要看着儿子是怎样由小溪长大成江河,是怎样奔向了大海的。大海才伟大哩,但那是一种平凡积蓄的伟大。翻江倒海,那是多么磅礴雄浑的气势!但是,要奔归大海,江河得经受许多的考验,它得穿越重重山崖的阻拦,绕过层层峦嶂的困扰;它得有跨越山涧的勇气,至死不回豪情;它得有斩断柔性的气概,奔如走马的气势;它必须不畏悬崖断壁,不恋风花雪月……“但我会想母亲的”,我告诉父亲。父亲说:“大地是博大的,她就是母亲,你永远都走不出她的胸怀。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一想起她,母亲便会在你的身边”。我点点头,记住了。

于是,我便开始长大,我便开始了兼收并蓄和包容一切,清纯、浑浊都吸收。我吸收了长大的养料,也吸收了长高的思想。当我再回首眺望母亲时,只见母亲的身躯已留下许多沟沟壑壑一般的伤痕;所有的伤痕就是一组七音的笛孔,奏响一支美好而忧伤的歌!但我记住了父亲的话,我得继续走下去。

有时,面对芸芸众生的世界,我常为那些美好

的生命和思想,浅吟低唱,琴瑟和鸣地奉上一曲。而身临那些丑陋的人生和污浊的灵魂,我只能用一种自我的挣扎和灵魂的清洗。因为,面对汨汨的清流和汹涌的洪峰,我只有容纳和沉淀。沉淀是一种生命净化的过程,因此,我也常常为自我丑陋的形象和偶有污浊的思想而痛苦。歌德说:“随着每次大雨的侵袭,总要改变幽谷的美景。”但我却想:“在同样的水里,再来一下第二次游泳”。于是,我试图着一次次人生的净化和灵魂的濯洗。可一切,却好似在平缓地带静如死水般的恍惚中走过来了。通过痛苦的洗礼,我便一头扎进了大海。

寻到了大海的归宿,自我便渺小了,才有了一种永恒的感觉。只有融入了大海,我才知道什么叫举重若轻,何以能百川归海。一切丑陋的人生和污浊的思想,在这里都被那种壮阔的美丽和碧蓝的清纯所包容了,人们所抒发的是那种对深沉浑厚的赞美和对宏大无边的震撼。
这时候回首,我依然是太阳下一条淌过大地的生命河。我明白了:我的归宿为什么是大海,我的向往为什么是大海,而且只能是大海!

